

新式標點

幽默小品文選讀



上海大光明書局出版



中華民國廿五年一月三版

幽默小品文選讀 全書一冊 定價大洋八角

編者 王君

校訂者 蔡又培

發行者 大光明書局

印刷者 大光明書局

版權印必究

總代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二六八號內 新文化書社

分發行所

本外埠各大書局

幽默小品文選讀目錄

幽默釋義代序

編者

雜談幽默

徐懋庸

記幽默作家林語堂

阿靜

論語緣起

林語堂

水乎水乎洋洋盈耳

林語堂

論笑之可惡

林語堂

爲蚊報辯

林語堂

晝寢風潮

老舍

談監獄

魯迅

婿鄉年節

郁達夫

雅片隨筆·····	章衣萍
山海關故事·····	曹聚仁
五月·····	曹聚仁
我們的扮演·····	曹聚仁
離了三次婚以後·····	曹聚仁
新年瑣話·····	章克標
寫不出的文章·····	邵洵美
說『說人話』·····	潘光旦
病梅館記·····	龔自珍
生員論（上中）·····	顧炎武
僮約井序·····	王 褒
孔子絕糧·····	衡波傳

草書歌行·····	李太白
笑歌行·····	李太白
悲歌行·····	李太白
說京師翠微山·····	龔自珍
論私·····	龔自珍
寄慎白筠·····	王安石
秋雨盦隨筆·····	梁晉竹
世說新語補·····	佚名
笑贊·····	清都散客
論孔子一生有樂無怒文·····	理寒石
暗殺之罪惡·····	梁啟超
名教救國論·····	吳佩孚

文心雕蛇·····	朱露
坐馬論·····	馬克珊
拍馬論·····	馬克珊
原死·····	江叔良
緘默·····	朱司晨
飛鳥哲學·····	樊仲雲
罵人與白罵·····	周木齋
從「禮拜六」說到「禮拜五」·····	林東平
第四種人·····	周木齋
人之異於禽獸者多矣·····	孫熙
新編東海傳奇一百回回目·····	芝岡
越王勾踐坐飛機·····	曾迭

古國考察記.....	思 索
新聞記者與公式.....	李 肖 崖
文明結婚.....	郭 明
北平與上海.....	辛祖歛
從福州到上海.....	柳大經
新春禮讚.....	李 備
書信的藝術.....	郭 明
自己的臉譜.....	默 幽
成名自傳.....	子 虛
跑龍套有序.....	江叔良
當沒有文字的時候.....	許 朝
與皇后迷談皇后.....	玉 虹

香廁巡禮	石不爛
嚙哈稀奇歌	江叔良
殯儀館宣言	溫宗堯
戀愛成功後同居宣言	天俠

幽默小品文選讀

幽默釋義 代序

五花八門的文壇，三山五嶽的好漢們，使弄十八般武藝，在沉寂的空氣中，博得一個「好」字。這年頭兒，手拿毛錐的文士，和肩托毛瑟的武士，同一兵荒馬亂，耍棍使拳。動亂的局面下，忽有「幽默」的大纛出現，臨風招展，煞是威武，一般人明鎗交戰不得，便都躲在僻靜處放冷箭了。

「幽默」已成一九三三年文壇的金市招，風聲所播「有字皆幽，無文不默」。小子的編這本「幽默小品文選讀」當然也應着這潮流而產生的。目的使一般愛讀幽默文章的，不須東翻西閱，在這本小冊子裏；精華所聚，觀摩有自。「幽默」雖成文壇的革命軍，可是大多數人對命名的意義很是模糊，因此小子引創始人林語堂先生的詮釋，告訴愛讀幽默文的大眾：

林先生原文一段：

「幽默」二字本爲 Humour 之純粹譯音，所取於義者，因幽默含有假痴假呆之意，作語隱諷，令人靜中尋味，呆讀者聽者有如子程子所謂「讀了全然無事」者，亦不必爲之說穿。

此爲牽強說法，若論其詳，Humor本不可譯，爲有譯音辦法。華語中言滑稽字曰滑稽突梯曰談諧，曰嘲，曰諛，曰諛浪，曰嘲弄曰風，曰諷，曰諷，曰諷，曰奚落，曰調侃，曰取笑，曰開玩笑，曰戲言，曰孟浪，曰荒唐，曰挖苦，曰揶揄，曰俏皮，曰惡作諛，曰旁敲側擊等，然皆或指尖刻，或流爲放誕，未能表現寬宏恬靜的「幽默」意義，猶如中文中之「敷衍」，「熱鬧」等字亦不可得西文止當譯語。最近者爲「諛而不虐」，蓋存忠厚之意。幽默之所以異於滑稽荒唐之者，在於同情於所諛之對象。人有弱點，可以諛浪，已有弱點，亦應解嘲，斯得幽默之真義。若單尖酸刻薄，已非幽默，有何足取？張敞謂夫婦之間有甚於畫眉者，漢宣帝不究其罪，此宣帝之幽默。鄭人謂孔子獨立郭門，累累然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未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此孔子之幽默。二，幽默非滑稽放誕，故作奇語以炫人，乃在作者說者之觀點與人不同而已，幽默家觀世察物，必先另具隻眼，不肯因循，落人窠臼，而後發言立論，自然新穎。以其新穎，人遂覺其滑稽。若立論本無不同，故爲荒唐放誕，在字句上推敲，不足以語幽默。滑稽之中有至理，此語得之。中國之言滑稽者，每先示人以荒唐，少能談諧並出者，在藝術上，殊爲幼稚。中國人最富幽默，雖勇於私鬥，睚眦必報，極欠幽默之態度，而怯於公憤，凡對於國家大事，紙上空文，官樣文章，社章公法，莫不一笑置之，此乃中國特別之幽默性，中

國之永遠潦倒，即坐此幽默之虧，中國文人之具幽默者，如蘇東坡，如袁子才，如鄭板橋，如吳稚暉，有獨特見解，既洞察人間宇宙人情學理，又能從容不迫出以談諧，是雖無幽默之名，已有幽默之實。論語發刊以提倡幽默爲目標，而難以諧謔，但吾輩非長此道，資格相差尚遠，除介紹中外幽默文字外，只求能以「謔而不虐」四字自相規勸罷了。

編者一九三四，三，十五，

雜談幽默

徐懋庸

一九三三年對於中國的國民是「國貨年」，但在「海派」文士們，却又是「幽默」這一年中最盛行的文章，是幽默文章。比起「輸入日貨二萬萬元」的「國貨年來」，「幽默年」的成績似乎好得多，自論語以下，大大小小的許多刊物，都被幽默之風所偃。而且流風餘韻，至今未沫，大概在一九三四年這「婦女國貨年」中，論語的銷數仍然不會減少罷？

什麼是「幽默」？大家都已知道是一個外國字 HUMOUR 的譯名。HUMOUR 是怎樣一種東西呢？去年論語上曾經有許多專家討論過，但終於不能給我們一個要領，直至近日始有林語堂先生的論幽默上中下三篇，可以說是關於幽默的最詳盡的理論。詳盡是詳盡了，但是，仍然，他還不能給我們

一個具體而明白簡單的定義。大概德哥勃拉所說「何謂幽默」這問題，是「比宇宙引力的問題更麻煩的問題！是文藝批評上的不規則多邊形！永遠沒有人能夠分析一個幽默作家的心裏，這種心理使人捉摸不定，好比被生物學家所追趕的蝴蝶，當你剛以為捉住了牠的時候，牠却逃了。」

說起德哥勃拉大家還記得，是法國的一個作家，去年來過上海的，上海人把他當作一個幽默家而歡迎過，和歡迎蕭伯納一般，當然沒有迎蕭那麼地盛大。照例，我們的新聞記者對於他舉行了一番口試，他也回答了一番幽默的談話，但據論語鑒定，他的答語，算不上幽默。而且他所說的看得中國女子很美，竟被魅惑的話，惹起北平一位「姑娘」的抗議，很沒趣。由此也可以知道他並不是一個高明的幽默家了。

但他對於幽默是用心在研究的。最近我看到他的一本書，叫做霧裏的笑，是他所編的英美幽默作家選集，在前面有他的一篇序文，題目叫做盎格羅撒克遜的幽默。

這序文開端，便是在上面引過的幾句話，接着他又說「許多人常常試着給幽默下定義。有的提出考據式的定義，有的提出歐幾里得的定理似的嚴格的定義；還有種種其他的。這些全都有點道理，但也沒有一個是完全的。」

因此，他從新費了一番功夫，向英美的許多幽默作家徵求幽默的定義。對於他的這種工作，應徵的人很多，現在抄譯幾條在下面：

「幽默定義是不能下的，這是使人發笑的一種主要的原素。」蕭伯納

「我不相信幽默這東西是可以解釋的，但照我的意思，幽默是這樣一種東西……以其滑稽使我們感動的東西。」Jerome K. Jerome

「我常以為幽默是我們所吸取的空氣中的養氣那一類東西。牠創造而且保持人類的歡笑。牠固然還能創造別的許多更重要的東西，但以歡笑為先。」H. e. Carton

「幽默是智者的眼中的微笑」——Israel Zangwill

「噫！我是常常在嘗試給幽默下定義的，但我也常常失敗！在我們之間最流行的態度是：與其跟着一個故事中的主人公一同笑，不如嘲笑他之為愈。」——W. Pett Rudge

「我們也許可以這樣說，這是一個不通世故的人的愉快的思想。」——F. Anstey

「人們常常從人種或國家的分別上來區別機智和幽默。他們說機智是拉丁人種的特質。而幽默是屬於北方人種的，如盎格羅撒克遜人或斯干的那維亞人。我覺得這種區分是武斷的，因為

有很多的例子證明着，北人也有機智，同時南歐人也有幽默。我以為兩者的分別，實由不同的性情所產生，由我說來，幽默是對於變幻無定的人生的微妙的觀察，是摧毀憂鬱的思想的諷刺的力量，這種諷刺，時而取嚴重的態度，時而取遊戲的態度，總之是要使我們暫時感到那些擾亂心胸的事情的無意義。」——W, I, Covshoy

以上各條，在幽默是使人發笑的這一點上，雖然一致，但德哥勃拉以為幽默並不是專門使人發笑的東西，他說：「我們不要以為幽默家的任務是一味頑皮，倘把幽默家作如是觀，那是太蔑視了幽默的真作。」他又說：「有的幽默是很傷心的，牠雖然引起人們的笑，但是只差一點，牠就會使人流淚的。」

真正的快樂使人盡情地笑，分明的悲苦使人盡情地哭，在這樣的事情上不會發生幽默，人們一盡情，也無從發生幽默。但是世間有許多事情，往往竟使你不辨哀樂，啼笑俱非。譬如古時希臘的一個哲學家 Democrite 對於一般人類的愚蠢常覺好笑，而另一個哲學家 Heraclitus 却對此常常哭泣，像這樣可笑也可泣的事情，有的把牠化得可笑，同時也使笑者不自覺地流出眼淚。這一種就是所謂傷心的幽默吧。Taine 所說的幽默就是這一種，他說：「幽默是板着臉孔說笑話的人所

說的笑話，是一種又苦又辣又澀的東西，這種東西，產於北方的陰冷的天空底下，只適合於日耳曼人的脾胃，猶如大麥酒之適合於他們的味覺。」

但這到底是幽默的旁支。若論正宗，自然要推風韻無窮使人發「會心的微笑」，且能以一言半語排難解紛的那一類，如厨川白村所說「雖然議論天下國家的大事，當危急存亡之際，極其嚴肅的緊張了的心情的時候……有了什麼質問之類，漸漸地煩難起來了的時候，就用這幽默一下子打通，互相爭辯着的人們，立刻又破顏微笑。」是這樣的幽默。然而厨川氏又說，這是盎格羅撒克遜人種的特色，在日本人中是全然看不見的。

在中國，林語堂先生所提倡的，就是盎格羅撒克遜式的幽默。林先生自己說過：「幽默並非一味荒唐，既沒有道學氣味，也沒有小丑氣味。」但據我看來，林先生自己的許多文章，其實很富於道學氣味，這是因為林先生太想以幽默調濟世道人心，如想由論語叫武人政客少打欺僞的通電宣言之故。因為存着這樣的心，故不免語重心長，把適可而止就很幽默的話，說得盡情了一點，遂增加道學氣味了。至於其他中國的幽默作家，我都帶些小丑氣味，和林先生又兩樣。

大概中國也是不能有盎格羅撒克遜式的幽默的，因為沒有盎格羅撒克遜人那樣的环境和

遺傳。

記幽默作家林語堂

阿靜

在語言學的研究，是專家；在通古今中外，學術文化底琢磨上心得，是學者；在紳士底鬚鬚同海女底假髮上搗蛋；是叛徒；在人生這頁活劇中扮的脚色，是小丑；而在幽默文學上執鞭策，是作家。

林子曰：「自己換上便服，携一釣竿，帶一本醒世姻緣，一本七俠五義，一本海上花，此外行杖一枝，雪茄五盒，到一世外桃源，暫作葛天之民，『領現在可行之樂，補生平未讀之書。』我知道先生必說我反革命，而孔二先生將點頭微笑曰：『吾與語也。』」

看這種海市蜃樓「夢」，在青年們將西裝大衣送進當舖而換上「經髒耐洗」「永不退色」的皂衣之際，所謂晚食當肉，安步當車底年頭，實則夜裏回到衙堂層樓來還要飽餓臭虫，他這種夢實在的是「布爾喬亞」底隱士思想。然而他在優秀的資本主義教養及環境中長盛，操持一種明快的心境，因之成爲上進的無神論者，生逢這種幽默的人世，投胎在這種牛鬼書行底古晉國家，并失却宗教上「西天樂地」與「天堂」一襲精神上的麻醉或慰安，人氣的人，便亦出來講求打